

二  
知  
軒  
文  
存

二知軒文鈔卷十三

定遠方濬頤子箴

讀鬻子

熊爲諸子冠所言皆五帝三王之道而特揭有國者之治志  
治謀歸本於道和信仁以爲帝王之器大哉言乎宜文王弗  
以爲老而師之也一日撰吏再日撰吏其任官惟賢才之說  
耶一日周政再日傳政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耶至謂  
民免四死而得四生而能以理數屬之道教嗚呼其論可謂  
醇且正已獨卿相君侯之本一語未免重輕失當爾

讀子牙子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嗚呼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祇知天王聖明雖在拘囚恪守臣節若之何有立歛之意而太公遂出此二語應之篇終且曰允哉受命吾以爲此斷非太公之書也其他大禮守土論將諸篇非不深切著明可爲萬世法戒然發端之言恐三代以上人決不若是之孟浪而率易也矧曰對文王言之嗚呼直不成爲尙父已吾儒讀書須放開眼孔烏可以僞亂真也哉

讀關尹子

九篇皆論道之文而其最精者爲一字爲二柱爲三極爲五  
鑑爲八籌一字篇曰言之如吹影思之如縷塵而極之於聖  
人不望道而歛不恃道而豐不惜道於聖不買道於愚中間  
設譬萬端無非言道也二柱篇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  
苟離於寓道亦不立終篇說寓字大奇而其初則說吉凶說  
五行說人之夢說形說氣而以渾人我同天地斷之可謂虛  
空粉碎矣三極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  
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  
事之非而非之大有子絕四氣象而立謙虛易權之目辨制

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之方而謂堯舜禹湯之治天下  
天下皆曰自然固至當不易之論也至五鑑篇忽說鬼則近  
怪矣曰心不可一心不可虛心不可靜則悖道矣然曰天下  
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  
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而剝爲情波心流性水  
之喻其言理何嘗不精鑿耶八籌篇曰心慕物涎出心悲物  
淚出心醜物汗出固亦雋語乃臚舉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  
蛟白虎寶鼎紅爐之名論道而入於異端宗聖而雜以方術  
是則吾所弗取也

讀子華子

賢哉程本能辨神鼎之誣能道瑞應之誕以精誠爲爲政之  
準以植黨爲治象之累孔子遇諸鄒而歎爲天下賢士誠賢  
士哉惜乎其名稱籍甚而不苟容於諸侯也觀其卻荅塞之  
召遭燭過之讒教北宮之自事其心許晏嬰之能辭其賞刮  
迹以去扁守自甘弗萌於中奚曹於外因舉五臣不爲武王  
係鞅以爲之證而曰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責  
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  
不爲也能有所不爲嗚呼若本者庶乎近於道矣

讀老子

世人皆侈言文筆吾謂千古文筆之妙無有過於李伯陽者  
道德五千言簡之又簡鍊之又鍊他人千百語所不能了彼  
以一二語了之若銘若頌若贊若偈開後學無限法門襲其  
辭不師其意可以醫文家繁冗拖沓沈悶滯晦之病眞所謂  
特健藥也至論德篇謂上德不德禮爲亂首則尤爲背道之  
言異端之倡明眼人皆能辨之存而不論可也近世有以子  
名家者專事排比鋪張自謂獨樹一幟令人閱之不能終卷  
是真覆瓿物耳安得伯陽投之丹鼎中一爲伐毛洗髓也噫

讀莊子

老之後有莊莊固宗老者也然而老之言短莊之言則長老之言質莊之言則華老之言名貴莊之言則奇譎老之言皆正言莊之言則皆寓言老之言就人論人莊之言則以物譬人蓋其大旨宗老而文則不相沿襲也吾蒙之人三千年生一子休而罕有能繼之者豈惟蒙之人罕繼之舉天下亦無有能繼之者已莊不學老故得成其爲莊後人不學莊乃可近似乎莊方子謂文無派讀莊子而益信其無派也

讀列子



沖虛真經較南華更爲怪誕而文則汪洋恣肆層出不窮楊南峰曰舉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熟惜乎舉業家無有讀之無有熟之者也然而讀之熟之亦不能則之倣之也何也此特一家言耳然其憑空結撰離奇恟恍之說後人皆援爲故實而可充儉腹則又類書之祖也其曰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西門子厚於命薄於德皆天也非人也北宮聞其言遂覺短褐有狐貉之溫菰菽有稻粱之味蓬室若廣廈之蔭草輅若文軒之飾以言悟人何其至捷歟若夫墨尿單至嘽啞慙慙之四人爲智之深巧佞愚直婢斫便辟之四人爲巧之微

穆呀情露譏極凌諄之四人爲才之得眠姪誣誘勇敢怯疑  
之四人爲行無戾多偶自專乘權隻立之四人爲時之適摹  
繪眾態維妙維肖剏立名字呼之欲出雖照鏡然犀亦無此  
軒豁呈露也可謂奇已

楊朱篇另是一種筆墨與前絕不相類其最謬者曰堯舜僞  
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曰管夷吾養生之道恣耳  
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  
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晏平仲送死之道則焚沈瘞露  
棄溝壑納石槨皆無不可而子居之不肖拔一毛則猶其小

焉者也吾不知子居何以不自爲一書而附於沖虛之後夫  
薰蕕亦烏可以同器哉

讀墨子

親士修身二篇尙合聖賢之道其言兼愛與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之旨不相背也後之師墨者變本加厲遂入於禪  
耳至若小取之論馬牛貴義之說子衣冠子天下游戲嘲諷  
故作複語隱語險語詛語以驚世駭俗而其中固枵然無物  
也讀者乃賞爲奇超何奇乎何超乎此等文字廁於莊列之  
後使人開卷昏昏欲睡其殆嗜痂者別有一癖也耶

讀管子

夷吾終是伯才未聞大道法家祖之評者謂其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亮哉斯言顧文則奇古生峭拗折雄駿益人神智不少而疵類處則宜辨之其論七法曰能治其法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夫治國之道豈專在彊兵哉霸形一篇極力誇張必是戰國人所作六七十問兵事居其大半自謂伯王之術伯則有之王則未也參患篇曰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前言國有四維幾忘其自相矛盾已若小稱紀身後之事更屬僞託無疑讀至內業

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誕妄不直一噓而升菴鳳洲  
賞之以爲寫精氣入微以爲說理無理障談元入元關講道  
悉道妙真吾所不解也全書皆言政事乃忽闖入此篇豈管  
子而若是雜亂無紀也耶獨地員篇質實典重可以上繼禹  
貢職方下開史遷貨殖然發端則曰管仲之匡天下其非夷  
吾所手撰也明甚吾輩讀書不可爲古人所欺願質之天下  
後世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讀亢倉子

庚桑楚師老聃能化羽山之俗羣以爲聖其言清心養性鍊

氣凝神揆諸儒理蓋得半之道而陳大夫以爲能耳視目聽而亦聖之觀其對魯公之言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楚乃自聖若此何視道太易耶至其論君道主於取人論賢道主於不爲之爲不用之用論農道以穀爲人之天而主於農戰亦皆平正通達無悖理害道之言宜乎景王之拜居首列稱觴爲壽也

讀晏子

管晏並稱吾謂管不如晏晏子之言諫者六篇譎多正少大都以婉語微言開君之悟故每諫必從遂得受相而秉政也

歷觀千古諫臣無有能出其右者豈特夷吾不若哉嬰不忍  
爲管之一惡夫嬰固不止一美也左右之社鼠與用事之猛  
狗雖多其如晏子何觀其尊負芻爲上客薦擁蓋爲大夫不  
奪占夢之功能救太卜之死使吳使楚不辱君命邯鄲市租  
辭之再三至於返宅卻婚心地光明操持堅定實令人動高  
山仰止之思太史公願爲執鞭予小子亦所忻慕焉而文詞  
粹美駕諸子而上之尤使予百讀不厭也

讀鄧析子

天於人君於民父於子兄於弟無不厚者而茲則曰無厚無

厚者其變也非其常也天性刻薄之人發爲謬論刑名家遂祖之且曰不以耳聽不以目視不以心計不以知慮故作惛怳支離之說又曰聖人以死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盜跖所不可解乃聖人之罪悖理害道莫此爲甚適足以自殺其身而已所不可解者祖龍一炬獨遺之俾存於世間啟申韓之學而後之賞其文字者乃稱之爲子嗚呼海畔逐臭之夫何若是之多耶展卷觀之胷中作惡三日不能不大聲急呼爲天下告也

讀鬼谷子



人而以鬼谷名夫夫也固自屏於人之外已擗之闔之捷之  
抵之箝之摩之工於取譬深刻透露第玩其辭可以醫文家  
平庸膚淺之病文筆固自不凡獨聖人守司門戶一語隱爲  
後世朋黨作先路之導雖賢人君子不免入乎其中而罕能  
擗闔捷抵箝摩以全身免禍也噫立門戶者反受門戶之害  
自古及今迷而不悟者實繁有徒乃區區說士階之厲也評  
者顧曰一代之雄而擬諸金匱韜畧吁過矣

讀文子

計然爲老聃之徒其論精神意氣得養生之道其論義禮貴

和得處世之道其論應事行己得治心之道其論仁義而參以世權得知人全身之道其論御相而譏其受制得以佚代勞之道所言雖雜入於名法儒墨諸家而大旨則以清靜無爲爲主文亦脩飾簡潔脈絡分明淮南本之後儒多采書中之語可謂善學其師而能自成一家者已

讀公孫龍子

子石遊仲尼之門作平原之客其論堅白異同意主循名責實原不背於聖道特假物取譬離奇天矯翻瀾鼓舌純以辭勝而意爲辭掩辯則善矣達則未也欲冀時君之悟徒貽警

者之譏所以言語一科不得與宰我子貢並列正謂其強辭奪理過於鑿空毫無實際轉令聞者生厭耳然其用筆之妙固不可及鈍根人宜三服之

讀商子

嗚呼廢井田而申墾令棄詩書而教農戰尙權數務變法而言算地開塞以刻薄之姿行狙詐之道非堯舜薄湯武而謂古者先德今者前刑彊秦以此亡秦亦以此論者曰惜乎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投不令之朝吾以爲文則妙矣其如不仁何卽論圖霸亦下管仲一等生於令朝專恃富彊豈足

以成王業哉獨其所言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斂  
息而要之於使民作本務農節取焉初無悖於聖人之旨也  
商君才力固自不凡而爲心術所誤舍學問以求經濟吾不  
知其可也

讀鵝冠子

學問篇最爲明暢簡括宜乎昌黎賞其文而悲其不遇也至  
若博選曰王鈇著希曰道與德館以鹿爲知造意近迭曰人  
道先兵而謂兵爲禮義忠信環流曰積往生歧積毒生藥天  
權曰通鬪合膊駒蜚垂軼陸溷溷入謹司天英故爲奇奧之

二矢車之木  
語以驚世駭俗而實則黃老之學雜以刑名未能入乎聖賢  
之域也觀其首戴烏羽卻聘幽棲蓋石隱之流甘心行怪者  
奚足尙乎

讀司馬子

雖言兵法而以仁本篇冠首詳舉六政九法曰以戰止戰曰  
所以愛吾民曰所以兼愛其民蓋去古未遠猶有先王遺意  
與後世言兵者不同善乎其於武備之中不廢文事也以禮  
爲固以仁爲勝二語千古行軍要訣不外乎此豈可視爲老  
生常談彼徒論進止步伐專務營繕鍛礪者竊恐外強中乾

過剛反折耳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以此爲戰戰胡不利而因  
心而動復推原於治亂之道大司馬若穰苴者可謂能勝其  
任已

讀吳子

繼司馬而起者爲子與氏之徒亦正兵也儒服而以兵機見  
魏文侯立爲大將策西河全勝之師拓地千里其圖國則先  
和其治軍則教之禮而勵之義謂五勝不如一勝謂五兵皆  
有服之之道謂聚卒祇須三千人其料敵也謂六國之陳能  
壞之能取之能敗之能虜之能倦之而不卜而戰者有八不

占而避者有六其治兵也謂必明四輕二重一信而戒其猶  
豫狐疑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其論將也謂必總文武兼剛柔  
嚴五慎決四機而威耳威目威心三者咸立於是乎可詐而  
誘於是乎可貨而賂於是乎可勞而困於是乎可離而間於  
是乎可震而走於是乎可邀而取於是乎可來而前於是乎  
可薄而擊於是乎可灌而沈於是乎可焚而滅於是乎可潛  
而襲而知彼知己讓智攻愚下令賤勇嘗以輕銳嗚呼兵法  
盡之已田文遜謝不如誠不如哉

讀尹文子

尹氏爲公孫子石弟子而文筆不同於師暢所欲言明辨而  
暫開後世策論之風惟大旨在乎正名乃曰用法用術用權  
用勢篇首旣揭出仁義禮樂而其後則專宗老子之言拋却  
仁義禮樂顯與正學相背是其謬處且一篇之中忽莊忽諧  
忽正忽俳講說政事無端雜以游戲之語不諳文章體格適  
成其爲一家言而已而仲長統評之曰多所彌綸莊子吾以  
爲漆園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尹氏烏能學步耶

讀孫武子

震川選十三篇之六其始計也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其謀攻



也曰知彼知己其兵勢也曰出奇無窮其虛實也曰避實擊虛因敵制勝其軍爭也曰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其地形也曰通掛支險隘遠走弛陷崩亂北而要之以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精辭粹語批郤導窾較司馬子更爲過之孫吳並稱吾謂孫之用奇更優於吳之用正也一言以蔽之曰兵不厭詐而已宰相須用讀書人卽大將亦烏可以不讀書乎然則治軍之道韜畧爲先而器械其後焉者也明乎此乃足以安內攘外疆國本絕邊患

讀尉繚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固以人和爲重而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亦確有占驗可憑者錯之言泥已至曰兵必定制自是正論後世言兵者皆當法之攻權守權攻固難守尤不易詳於攻而畧於守不得謂之知兵也夫安有能守而不能攻者哉復因論兵而推及於治本崇儉右文則實爲歸本還源之要義伯也近乎王矣乙其殺士卒之半等語不居然粹美足爲兵家軌範耶

讀玉虛子

靈均之文善創善變實爲古今絕調後人不惟不敢學亦不

能學此其所以獨至也震川意爲去取祇選十二篇嘗鼎一  
臠窺豹一斑豈若讀全騷之爲愉快耶天地間有數文字無  
格律之可尋無聲調之可擬純是一片忠君愛國之忱從肺  
腑中千迴百轉而出比體與體居多三百篇後創此調變此  
調化整爲散雜韻語於單行奇文妙文少雙寡二評者曰離  
騷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折又未嘗斷未嘗亂嗚呼  
靈均可謂文中之聖已

讀鹿溪子

九辯從九章脫胎而出彼以長篇勝此以短幅勝彼以紆迴

勝此以矜練勝是子淵善學其師處亦正子淵不及其師處  
升菴謂織濃酒漫屈氏風微卽此微者亦何可多得耶今人  
學古步亦步趨亦趨規仿揣摩墮入窠臼使人一覽無餘蓋  
泥格調以言文者汨沒性靈專工塗澤與優孟衣冠奚異哉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子淵自負若此夫鳳固非鷄所能知鯤  
固非鯁所能量也

讀慎子

雖法家言而簡括純粹無一枝辭蔓語以少勝多稷下固推  
巨擘其曰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

禮又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又曰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警動名貴可入奏疏吾讀到之文深惜其不爲世用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夫豈在繁稱博引累牘連篇哉若到之善言名法在當時能有幾人耶覺賈生之策治安尙嫌辭費也

讀汗子

君聖於堯臣賢於舜汗先生三月甫得一見乃卽以此語媚春申俾著客籍益亦雞鳴狗盜之徒耳嗚呼本凡馬也願自以爲驥耶天下之蹶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

者眾矣孰則下車哭之孰則解紼羶之縱俛噴仰鳴聲達於  
天方以爲馬之常情耳不知其中有驥也吾甚悲夫驥之未  
遭伯樂也未遭伯樂則驥終與凡馬伍汗先生之自以爲驥  
然乎否乎而春申固已下車解紼已堯之舜之誰曰不宜

讀尸子

佼之論君治也歷叙五帝堯舜禹湯文武而歸諸四術四德  
崇闕典博援引孔子子夏之言以日譬君訓曰明遠所學固  
絕正大乃其徒則爲商君迴與師異豈佼之平日所教者別  
有道耶抑鞅學成乃背其師自立門戶耶鞅死避而之蜀後

世稱爲傑士吾則謂倣不智也如缺之性情學術倣不能知之而引爲弟子則已倣或知之而引爲弟子倣非失言乎倣旣失言於先猶幸全身於後人皆服其一時之勇決吾方咎其疇昔之昏蒙教不擇人而授固古今之通病也豈獨一尸倣哉

讀囂囂子

江乙譖相臣諂幸臣工於讒毀巧於便佞而以囂囂自名名胡不稱其實若是耶列於子家大爲文字之玷或難之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若乙固辯士中之倣倣者第取其辭令奚必

繩其品誼乎夢園子曰不廢其言以其言善也乙之言則反  
間則泄交則幸臣皆莠言也宵小妾婦之所爲而以廁諸賢  
哲英豪之論述嗚呼慎已或曰子之持論毋乃太苛耶曰不  
苛不足以見道

讀荀子

孟子言性善救世之言也荀卿言性惡憤世之言也救世者  
其論正足以信今而傳後憤世者其論矯未免飾智而驚愚  
三十二篇中以勸學不苟非相正名堯問五篇爲最精理名  
言層見疊出取其醜去其疵程子謂循之可以入道亮哉乃



其徒則倡焚書坑儒之禍倭遜乎卿而斯劣乎鞅卿以堯舜  
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而教斯若此果孰僞耶果孰亂  
天下耶吾甚惜夫如卿之才之學乃畔聖侮賢自屏於名教  
之外幾若天性使然智乎愚乎必有能辨之者然後知聖人  
之言洵爲至當不易也

讀呂子

千古大盜無如陽翟大賈始也居奇貨以盜人之國繼也集  
儒書以盜後世名其人心術品詣尙可問乎然而文字章  
法之妙議論之精辭足理足有意於古而無筆不古擇其雅

駟者且可廁之經以與聖賢相抗豈大賈之才真能過人歟  
抑亦大賈之財有以致之耳不惟秦受其欺天下並受其欺  
盜國固巧盜名尤巧也若無其才烏乎盜哉噫賈而善盜斯  
爲大賈已

讀韓非子

嗚呼非師荀卿著書十萬餘言縱橫跌宕變化離奇雄駿峭  
厲曲折與衍有排偶有單行有韻語有瘦辭章法篇法句法  
字法無一相同無不入妙但以文字論可謂青出於藍冰寒  
於水矣莊子後人難學此則不獨古文家宜尋繹玩味卽習

制舉業者亦當揣摩之悟其用筆之道便可辟易萬夫投無不利洵乎詞壇之秘鑰也唐宋不及兩漢兩漢不及秦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作文焉可不從子家入哉試觀八經之短五蠹之長一手所成繁簡各當文無定格於茲益信蓋心中境熟自然舌底瀾翻不在乎雷同剿襲也至其刻覈紕繆有乖聖教夫人而知之矣既生非復生斯同室操戈朋友之倫遂絕彼固禍由自取爾

讀波弄子

正言莊論聽而生厭者人之恒情也而不足以窮辯士罕譬

而喻言婉而諷妙作詼諧之語託爲游戲之詞談笑從容神情暇逸使人主聞之沛若江河渙然冰釋陰受其牢籠顛倒而不自知故雖納鄰國璧馬之賂予客以可乘之隙譖於王前在他人未有不顏赧辭塞局促悚惶者而彼則直言不諱氣象舒徐儼若居功巧於文過心術譎詐變亂是非至斯極已吁可畏哉

讀惠子

惠施與公孫龍同時龍善辯施則善譬人以止譬問之王卽以無譬難之施若無譬施復何言乎施若徑告王以不可無

譬王豈遂善之乎於是彈喻彈而王曰未諭以弓喻彈而王曰可知以喜譬之王得善譬之施雖有止譬之客而卒不能聽無譬之言客之口鈍施之口利以鈍口攻利口鈍者敗已至齊荆之役羣臣左右皆爲張儀言而莫爲惠施言王亦聽張儀言而弗聽惠施言斯時施之說不幾窮乎乃復創爲半可之論加以劫主之名動王之疑而自護其短嗚呼此其所以爲策士也

讀胡非子

胡非爲墨之徒而論勇則上本莊荀下開說苑其以君子之

勇爲勇一言折服危冠長劍之人非不誠勇也哉血氣暴於外而道義餒於中敵萬人者反懼一人勇固在德而不在力也非雖爲墨之徒而所言則近乎聖賢足資采擇正不得以異端目之靜能制動柔能克剛張至弱之帆以當至強之風風爲帆用弱者轉強而篙艣咸聽命焉舟中攤卷忽有所悟附記於此以見善言名理者之當前卽是無事遠求也

讀子家子

戰國游說之士抵掌而談縱橫捭闔率皆夸大其詞反覆辨論不盡不止亦風氣使然獨子家子以孔子元孫能世其學

魯侯尊爲國師恪守高曾規矩稟承先聖訓言無急功近名之心無枉己干人之念遺書具在讀反身篇寥寥數語言簡義賅彈雀而以隋珠慮要輕者用重撫轡而來董問歎鄰國之獵吾豈惟善反其身抑且精於審用於此可知聖門教澤之長留貽之厚而爲子孫者之守道而不移於俗固足多也

讀希子

甚矣辯士之無品也篇曰黜倖而前則折之後則阿之折之者何謂其權不足相抗烏能責人無禮而喻以時賤時貴是教之下文信也阿之者何謂其色不堪敵智祇可聽人獨斷

而喻以並驥乘驥是教之困辱也夫希寫既游倖臣之門其  
初固不卑不諂所以自處者甚合乎道也乃未幾而慮建信  
色衰代謀傾陷之策以助其惡以濟其奸前後如出兩人焉  
而論者顧曰正直不阿如孔子之折彌子孟子之折王驩予  
其前而恕其後安得爲定評哉

讀辭子

燭之相劍獨具隻眼豪曹則非之巨闕則非之一聞純鉤如  
敗如悟手淬芙蓉諦觀不已遂神往於赤堇之山若邪之溪  
親見夫雨師雷公天帝太乙羣神效靈蛟龍來役斯時歐冶



乃成此五劍也詳爲數典吳王得其三楚王奪其一秦王求其一而不可得小試於敵邦未嘗大用於天下而句踐乃以客直爲言是不知純鉤之可寶也是不知大刑小刑之精神也是不知湛盧之去之如水也是不知魚腸之曾刺王僚也然而帝顓頊高陽氏有曳影之劍常於匣中作龍虎吟騰空而舒四方有兵劍卽飛指其方彼兵自息以較純鉤又非寶劍矣安得起辟燭於九京而問之

讀風胡子

楚王不使風胡子作劍而令齋重寶聘干將歐冶子作劍意

者必吳地茨山之鐵英始能鑄此寶物也干將歐冶鑄成默  
無一言俾風胡說劍於楚王舌鋒之利筆鋒之銳直若與劍  
鋒合而爲一耳內琤琤紙上稜稜迄今讀治神篇覺三劍之  
精神宛然猶在目前也最奇者晉鄭之頭畢白一語寫楚軍  
大捷情狀有聲有色他人滿紙鋪張不盡者此則以一語了  
之匪風胡誰爲鐵兵吐氣耶予兒時喜讀劍俠傳思其人不  
可得見既又以爲彼乃腹中之劍有形無質究不如手中之  
劍耀雪疑冰也請觀龍淵太阿工布庶可以振懦而起衰

讀三柱子

田巴一日服千人而見屈於十二齡之童子杜口爲業終身不談彼曰先生之言似梟鳴出聲此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驥褻則徂邱稷下之服仲連者又奚止千人哉獨約矢射書冀全聊城之民而反以致燕將之屠城自殺此固排難解紛之人意料所不及也乃齊顧欲爵之能無爲田巴所竊笑耶然而諷孟嘗之逐客好士旣善於立言激田單之厲氣援枹又精於用兵迨至辭封卻金義不帝秦飛鳥翔空冥然高舉輕世肆志不役心於富貴之場其徒若此其師平日之教亦必大有異乎人者吾思仲連吾不忘徐刼已

讀歲寒子

晉陽之役孟同陰謀秘計皆爲智過道出而智伯貪利無厭  
不納忠言卒至滅亡此其中蓋有天焉然而孟同之勛大矣  
其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乃愴然決去耕於負親之  
邱功成名遂而身退宜乎不復問人間事矣三年歸田四國  
謀趙罷耕再出以計敗之君爲之負劍而御妻若子皆爲通  
問之使旣明哲以保身又忠貞以報主由前而觀爲策士由  
後而觀則爲高士也上可以希召公之明農下可以做陶朱  
之貨殖而子房之從赤松子超然遠引尙覺其太愒也戰國

若孟同者唯三柱子堪與頡頏以歲寒名其殆有後凋之操歟

讀首山子

頡弱直詆始皇爲無名無實而始皇旋怒之旋喜之資以萬金并吞六國弱之才固不在茅焦下而始皇之能用弱而恕其言後世人主罕有及之者非始皇孰相頡弱哉而論者顧以仁人君子責之不知當合從連橫之時天生一始皇以爲敲爵之鷗毆魚之獺而翼鷗佐獺者遂實繁有徒是蓋時勢使然氣數使然而其權術詐力雄視宇宙奔走天下廢五帝

三王之制壞井田封建之規極之於焚書坑儒以成千古變局也雖彼蒼亦無如之何彼弱也烏能不爲始皇用耶

讀潼山子

戰國辨士甲於千古而兩孺子尤爲橫絕一世三柱以外復有潼山潼山之遇更榮於三柱由今思之說趙攻燕秦得上谷三十六縣之什一遂以少庶子拜爲相賞不太重歟且羅乃茂孫十二歲卽爲少庶子殆以門第得官耶少庶子是文信家臣家臣有功便可立躋宰輔豈資格由來不講耶先秦去古甚近斯時人之智慧百倍於今鼓其唇舌動中機宜富

強立致然而得諸童年蓋亦厯已後世所謂黑頭三公者較之潼山能無滋媿乎

讀雲冕子

齊貌辨之多疵而靖郭君獨善之門人證之不聽其子諫之又不得聽靖郭能知貌辨之心故排眾謗而遇之益厚貌辨於是不得不思所以報知己矣所以報知己者唯一死耳不求生奚畏死不畏死自得生設爲問答之詞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王烏得以不動聽哉爲相七日遽謝病歸識者高之人之以貌辨爲疵者皆不知貌辨者也及其辭相能勿交悔失言

耶若貌辯者有奇節而不修細行固無忝於上舍之尊崇而  
靖郭之不惑人言獨隆禮貌遂以之得士心而回王意亦可  
謂能收養士之報者已

讀隨巢子

有相里氏之墨有桓芬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分爲三而  
隨巢子在當時卽隱其名與張孟談友惜其書秦火燔燒未  
盡尙存越蘭一問答以鬼神賢於聖人今之佛教蓋本於此  
夫宗墨者言鬼神守其師說無足怪也乃有儒而墨者以孔  
孟之徒慕釋氏之學空談性理遁入虛無方自謂元渺幽深



幾於神化而不知已舍正路而涉歧途矣且歧之又歧而去道日遠矣儒與墨截然不同顧溷而一之援而止之意主中立而實則囿於一偏也非墨蠹儒乃儒自蠹耳雖賢士大夫皆不免焉無惑乎聖教日衰而異端蠡起也

讀孔叢子

古今世家獨推孔氏罕有與之相埒者子魚以九世孫能避秦火藏書壁中隱居嵩山卻陳涉之聘著連叢上下篇所記皆先聖先賢前言往行和平中正一洗戰國策士之習子家之最醇者震川所錄九篇尤爲粹美無可訾議蓋言簡義賅

理明辭達不事縱橫馳驟自然宛轉從容於此見孔氏家學之富於此見聖門教澤之深夫固兢兢焉守我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訓以垂示後人而非別有所著錄也孔氏遺書卓卓洵可傳已

讀黃石子

素書簡括如頌如箴三畧排擗不枝不蔓卽以文字論亦足上抗周秦俯視西漢已而評者謂其顯淺疑老人別有不傳之秘授諸子房夫理之至顯至淺者固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也亦安有所謂至奧至深者耶至奧至深者不入於怪誕卽

鄰於詭譎不近於刻覈卽涉於陰私試觀五經四子書何嘗  
有此種筆墨哉文人好奇古今通病殊不知布帛菽粟之言  
愈耐人玩味尋繹也杞橋所授得晉盜發之乃傳於世幸哉  
讀雲陽子

陸大夫文字爲漢儒倡首議論正大詞旨溫醇間作韻語聲  
調鏗鏘而筆勢之縱橫開闔氣機之鼓盪流走句法之矯健  
雄快似散非散似整非整喻而非喻真而非真每奏一篇高  
帝無不稱善號曰新語洵足導班揚之前路開賈董之先聲  
也視戰國嬴秦迥乎不同文章隨風氣爲轉移夫固有不期

然而然者已至其言政事則崇教化而舉法令言功名則尙道德而黜威武言計慮則主忠誠而闢詭隨言治術則鑒遠古而證近今卓識宏議理達詞舉後有作者孰能駕而上之耶

讀金門子

東坡謂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吾以爲非量小也非識不足也抱用世之志負王佐之才而不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蓋由氣失所養耳能養氣則量自充識自裕即使畢生不遇亦可著書立說以教後人傳之不朽奚至縈紆鬱

悶不善處窮悲傷短折也耶新書具在精理名言足以表其  
瑰政瑋術若服疑審微勸學修政諸篇皆經世之文體用兼  
備者獨三表五餌防邊之策論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而要  
之信愛和好中國羈縻之道無有善於此者迨至壞目壞口  
壞心壞耳壞腹之後歸諸戰德而戰勝規畫周詳推闡盡致  
苟能仿而行之邊患自絕兵天下之民孰愈於民天下之兵  
哉而乃以爲迂也

讀淮南子

鴻烈二十一篇震川采其八訓以便舉業汪洋浩瀚如長江

大河一瀉千里而其中脈絡分明有條不紊元之又元衆妙之門白沙謂其本於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陽明謂珠聯璧合名理淵微卓越諸子吾何間然淮南門下有如許通儒奇士握槩懷鉛探索陰陽推測物理乃惑於神仙方外之說不獲保其令名而託爲尸解以誑庸耳俗目嗚呼鷄鳴天上犬吠雲中然耶否耶夫孰得而知之然其文字固不可磨滅也

讀桂巖子

江都爲春秋功臣援引義例觸類旁通分明融洽想見下帷

攻苦時怡然渙然有指與物化之妙惟其貫天人明義利所學甚正所詣極純不特善於解經抑且精於論性深察名號篇參合孔孟辨駁性善取喻米禾實高出宋儒一籌而上台乎相近不移之旨孰謂漢學不可以兼宋學哉孰謂見道不分明而爲此騎牆之說哉至其篇目新奇與文絕不相類鳳洲疑爲後人附贅誠然誠然夫以羽翼經傳之文列於子家終覺體制各別予故表而出之以諗來者

讀封龍子

韓詩外傳皆論事之文借詩作證非說詩也文辭簡括不肯

浪廢筆墨是能別開谿徑自立門戶者其說大儒以俗人俗  
儒雅儒相形說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工於布局以賓定主  
可悟作文之法要離篇則近於稗官小說家言陽明乃賞其  
奇何奇乎讀古人書胸中先有定見然後一目了然涇渭立  
判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固不可隨聲附和亦不容好異矜奇  
斯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品題悉當而弗失之刻弗失之阿已  
不然而人云亦云奚如束之高閣耶

讀吉雲子

曼倩年未二十已誦書四十四萬言勇捷廉信備於一身上



書高自稱譽待詔公車金馬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談調  
左右敖弄公卿時復直言切諫沈淪卑位終不見用班史贊  
曰似優似智似直似隱而目爲滑稽之雄嗚呼朔之文辭豈  
盡滑稽哉觀其進諫游靜愨之規奏泰階天變之事陳樂甚  
陽溢之戒嚴邪枉淫穢之防侃侃而談頗有大臣風度正不  
獨化民一對爲能抑侈崇儉德也洵乎明濟開豁苞含宏  
大雄節高氣蓋世邁倫擬騷諸篇自傷不過代屈怨悲千載  
而下讀之猶令人歔歔欲絕而或乃以謂蟬蛻龍變棄世登  
神嗚呼若東方生者斷非凡品也

讀青藜子

文有以簡潔勝者弗事鋪張排比自然切理饜心援古證今  
言近旨遠長於諷諭盡掃枝辭如劉子政之說苑新序是已  
子政以骨肉備九卿惓惓王室兩封章三奏疏直言敢諫爲  
千古宗臣第一而又入名儒之班副博學之望西漢文字足  
與兩司馬揚子雲相抗者厥惟子政雖賈生猶其亞也南宋  
人稱賈抑劉烏得爲定論耶姚鼐塢本昌黎之言所評絕當  
附錄於此以見讀古人書不必苟同亦無庸立異也

讀揚子

子雲學富才雄稱先則古著法言以象論語草太元以擬叢  
經議論見識超越流輩奇而不詭於正博而能得其精漢儒  
中固推卓卓者以云大醇幾乎醇已獨修身篇論性曰善惡  
混背乎孔子相近之旨於是既作解嘲復作劇秦美新前後  
如出兩人焉嗟嗟子雲之甘爲莽大夫安得不謂善惡混也  
歟可見言爲心聲當日已自己道破預立供狀千古有文無  
行之人大率類此而不意學師孔顏才埒賈董者晚節末路  
乃至於斯昌黎恕之曰小疵嗚呼斯爲小疵其大者更何若

耶

讀符子

許由誚堯之足願而甘讓其榮  
蚍蟻觀鼈之戴山而不慕其  
大符子固是漆園吏一流人物  
故隱居深山之中閉戶著書  
蕭然自得讀其單詞片語已覺  
藐視乎松棟雲牖隘視乎滄  
海蓬萊毋勞我形自適其適  
鳩可嘲鯤鷄可笑鵬頗得南  
華經意惜蓋由性情曠達趣向  
超遠處衰亂之世知其不可爲  
而韜光匿跡聊以文字自娛其  
品高斯其言獨簡其名隱斯  
其人反傳千載而下能勿動尚  
友之思哉

讀金樓子

九十九羊不以爲足而欲丐鄰之一盈成我百因知富者非  
富貧者非貧宋陵子之說洵足以儆世也設喻甚工曲中人  
情何以又有逢虎篇子路懷石盤欲中孔子之語哉矧下士  
捉虎尾斷非聖人口吻而洪宣之乃評曰一則激其雄心一  
則抑其雄心金樓旣侮聖賢後人復從而附和之此等悖理  
害道文字震川以之入選殊不可解嗜好不同若此總由心  
無定見隨波逐流遂爾目迷黑白吾輩生古人後能不爲古  
人所欺斯卓然有以自立也已

讀嶮峒子

崔御史客譏一篇純作韻語爲耽榮取禍者下一鍼砭胸襟  
固自不凡品詣誠然邁俗至理名言切中時弊沈緝棲息實  
獲我心天下慕炎炎之樂而亡灼灼之憂者比比皆是大氏  
口願甘身樂逸志求貴情好富耳既不揣己亦不揆時愛餌  
銜鉤披文食豢孰則履靜無求者孰則希麟之隱於遐荒者  
孰則匹鳳之翔於寥廓者孰則勵節縹緲而抗志浮雲者我  
思其人曩乎莫尙已

讀荆山子

予數至平阿未嘗一登荆山訪卞和之洞然聞桓議郎曩隱

於此想見巖巒幽邃林木翳翳足以駐高人之躅也議郎以  
音律世其家哀平間爲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又召拜太  
中大夫出處之際不合乎道史稱其從劉歆揚雄游性嗜倡  
樂簡易不修威儀可以知其爲人之得失已世祖用宋弘薦  
給事蘭臺乃一再上書謂朝政失宜舉多過事聽納讖記怪  
誕不經所言固可采也以中興大業之英主而不能容一直  
言敢諫之人至目爲非聖無法幾寘重典吁可畏哉因讀琴  
道篇感而書此以見攀龍附鳳之外尙有遺賢而爲君山悲  
不遇也

讀委宛子

王仲任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蔡中郎秘之帳中以爲  
談助王會稽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謂當得異書問之果以  
論衡之益謝夷吾薦之爲天才以謂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  
揚雄劉向司馬遷皆不能過今讀其逢遇累害效力指瑞四  
篇雋贍細折周詳委至議論筆力迴不猶人惟其過目成誦  
博覽而不守章句遂能貫通乎眾流百家之言閉門潛思戶  
牖牆壁各著刀筆用以釋物類正時俗始若詭異終入乎理  
卓然成書也至其暮年造養性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



所論必更有超妙過人處吾未得見其書惜哉

讀白虎通

孟堅既有良史之才而又湛深經術故與諸儒會講獨能舉其綱領標厥指歸勒爲一書樸茂典贍儼然清廟明堂三代法物固子家之正軌也所詣若此無媿爲扶風通儒之後已乃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致其父陷獄以死范史譏曰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又曰彪識皇命固迷世紛知言哉遷固並稱能成名而皆闇於智古人目睫之論良有以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東漢諸君子知此義者寥寥無幾烏能免於

黨錮之禍哉蓋有才有學而無德者終不足爲完人則德尙焉德不在乎言也

讀風俗通

論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用注疏體句句鼎彝言言金石論羽瑟琴筑簡括不支以少許勝多許論五嶽四瀆一則爲封禪書一則爲禹貢要略善於解字精確古雅之至應太守辨風正俗成此一書蓋由胸中醞釀既深故吐辭爲經有典有則秩然不紊苟能仿之謀篇製局命意遣詞自爾力掃陳言不落凡近已兩漢文字去古未遠筆墨高淡處誠不易學亦不

可不學也非多讀線裝書烏能得其旨趣耶

讀慎陽子

天祿閣外史筆意與戰國策相近而體裁則仿說苑新序長於諷諭曲折盡情典雅古逸兩擅其妙使齊魯楚蜀魏諸王聞之不得不從容改聽夫唯徵君學充其德千頃汪洋故發爲文章亦能涵蓋一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外史有馮牛醫兒年十四荀叔卽奉爲師表而謂袁奉高曰子國有顏子陳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有道往從之累日方還范史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獨未及外史一書豈當時蔚宗  
不見此書耶不可得而知已

讀鬢山子

仲長公理有狂生之名所著樂志論曠達超逸世爭誦之不  
解其何以忽參曹操軍事遂與曩日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者  
先後異轍行不踐言公理乃自驗其志耶卒之發憤歎息著  
昌言三十四篇范史錄其四而震川則選理亂損益二篇議  
論徹上徹下筆力尤矯健不羣足稱作者所舉十六條包括  
周官王制誠爲經世大文也雖定封建限分田復肉刑古今

異勢不能強之使同而所言則固確有見地切中時弊卽論文字足抗西京烏得僅以狂生目之哉

讀回中子

潛夫論剴切周至與昌言等而節信之耿介絕俗終身不仕蘊憤著書則品更高於公理矣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不誠然哉間嘗取五篇繹之實貴忠愛日述赦皆至當不易之論有關國計文字獨明忠篇歸重權術入於法家乃引聖言爲證淺之視聖言矣辭雖雄壯可喜而揆之於理終有未安夫元首股肱君臣一德豈專

恃乎權術哉范史不錄而震川采之吾不識其何取乎爾

讀貞山子

十年老鹽官使之據案頰首讀桓次公鹽鐵論蓋不終卷而色沮汗下曳裾以走已昔在聖門政事文學分爲二科不謂漢之文學乃通於政事若此反覆辨難層出不窮侃侃而談通今博古雖不見用於世而其言則已不朽也鹽鐵酒榷均輸之與民爭利弗如進本退末廣利農業大夫豈不知之而故爲是騰口鼓舌也耶世衰道微積重難返斤斤焉以富民足國爲務若舍貨殖平準而外別無良策者尙安望其興教

化而移風俗哉貞山可作蒙將負笈從之

讀天隱子

參同契設立金丹刀圭姪女黃芽等名目而以爲上合乾坤之旨直探性命之源愴怳迷離入於左道不若此篇直以易簡解神仙以漸卦說漸門而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五端皆從淺近處言之以幾於信定閒慧仍不外乎聖賢存誠主靜工夫而長生久視之法包括無遺盡傳秘妙神仙家言斯爲上乘文字宜乎司馬子微誦之三年而有悟也卽不求長生而澡身虛心深居靜室收心復性遺形忘我能於四漸著

力則氣得所養性返其初初何嘗悖於儒理耶獨萬法通神一語則爲黃老之學是又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讀徐子

偉長不就旌命品詣故高鳳洲謂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吾則以爲佼佼也中論四十篇今讀其六宗孔孟以立言沖融雅澹宕逸多姿引證設譬處痛切周至考僞篇闢異端崇聖教議論作作有芒氣勢滔滔不絕寫若輩僞託情態歷歷如繪刻骨刺心迅雷震電不足擬其光燄長江大河不足狀其波瀾傷時嫉俗憤激而談名世之文允堪不朽以視彼挾華摘



藻靡麗相高者真有上下牀之別宣文帝稱爲彬彬君子也  
讀小荀子

荀仲豫善言政體一曰四患五政再曰六則十難三曰治民  
擬之冶金御民譬諸驅雞四曰治世所貴乎位者三衰世所  
貴乎位者三議論確有根柢通達明辨其俗嫌篇養神養體  
養性乃神仙家言可以乙之復有治道二難立德法教四篇  
亦皆透闢顯豁步驟井然不蔓不枝格律嚴整斯爲有體有  
用之學使達而在上見諸施行必可以轉移風化而不至與  
俗浮沈也已惜乎其官止秘書政移曹氏雖陳申鑒災祚告

終八龍之後此亦王佐才不在文若下也

讀鏡機子

八斗雄才首冠建安七子十歲時卽能出言爲論下筆成文  
曹家繡虎與扛鼎之黃鬚兒可稱雙絕皆萬夫敵也雖任性  
而行不事雕飾而豆萁之詠感及同根得以骨肉保全藩封  
勿替誠爲幸事七啟之作屏華淫而上溯穆清之治和平温  
厚元氣盎然足陳思得意文字登諸蕭選匹伍枚張固已其  
令禽惡鳥一篇取喻鳥梟爲吉士凶人各立標準足以破俗  
足以傲世夫亦有爲而言之也善惡之間安可不慎所處哉

讀枹朴子

嗟嗟以稚川之學問行詣脫令柄政當國必可致君澤民上  
追堯舜下希周孔乃召爲主簿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置  
之於閒散之地而老人遂不得不乞旬漏令以神仙終已豈  
惟資高實有經世大才見諸撰述今讀其勸學崇教擢才臣  
節良規譏惑刺驕七篇尊先聖則通徹天人棄老莊則闡揚  
正道而且嚴玉石之辨慎砥矢之操設巢禽魚水之喻獻炙  
冰積灰之嘲莊語微言抑揚盡致才章富贍表裏兼賅夫豈  
專講道術者流所能望其項背也耶

讀白雲子

廣微避難山居改疏爲束久矣膏盲泉石無心於熙帝載振  
天維已所以海隅鄭老則決計偶之僻蜀嚴叟則甘心匹之  
匣笥之龜則恥與共曳尾郊廟之犢則羞與偕觸牆朝不遊  
巍峩之宮夕不墮崢嶸之壑谷莽雖臭岑林自芳蘭闕爛排  
蒲輪罷眎辭善價以闔匱樂伏處以蟠泥環堵匪囚蓬室奚  
苦避稷契奮庸之路覓巢由洗耳之淵棄彼纓綬安吾素履  
捐夸收躁隱機匿身門人惑焉先生休矣間嘗取擬客難一  
篇而三復之夫乃歎廣微遁世之懷更甚於滑稽曼倩也

讀靈源子

天下有明有餘而膽不足者天下卽有膽有餘而明不足者  
呂子以爲有明便有膽稽先生則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  
而歷舉古人之專明無膽專膽無明者以實之曰子家曰左  
師曰賈生曰霍光曰樊於期王陵母明乎膽乎兼之實難獨  
於廢昌邑之事謂田子賓明膽固已厥後詐增牛車僦直主  
守自盜至三千萬子孟欲爲道地而延年抵曰無有是事重  
以田廣明言忿令就獄大司農遂聞鼓自裁斯時子賓之明  
何在膽何在乎持論雖平援引未當中散之間於事機而不

能自決也亦可於斯文斷之

讀雲門子

雲錦是攀幼號神童丹漆在握壯隨宣聖遂索源而入水用  
啟悟以居巖劉舍人三夢可謂奇絕已文心雕龍一書工於  
摹擬辨厥指歸義炳采流詞華理贍評者以爲述作之金科  
文章之玉尺沾丐士林豈淺鮮哉當取全書讀之方盡其妙  
至於新語則節短韻長語駢機暢化散爲整以少勝多飄然  
而來截然而止裁篇製局之妙靈臺心匠之能固不可一世  
而獨有千古也海岱才人此爲巨擘安得不鑄金事之

讀于山子

以文章論五等勝於辯亡而震川選此遺彼殆以爲封建斷不可復故不取其辭耶然而辯亡論於吳之失政則諱言之稱揚祖德又不免阿私之誚上篇爲國紀下篇爲家乘歸本人和爲恃險者慨歎亦見士衡有經濟才非僅以文章著也第排比鋪張氣爲詞滯較之長沙過秦優劣判然已蓋論事之文與詞家之文不同浦二田謂五等一篇詳贍縱控復能全體渾成直與賈傅相頡頏亦非定論也後之讀者其不以予言爲河漢歟

讀石匏子

劉孔昭金箱壁言高才不遇傳泛論治國修身雜以九流之說蒙莊苦李窺見藩籬而其大旨則不悖於聖人之道布帛菽粟言之親切有味鳳洲謂當六季之末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誠哉其足貴也予尤愛清神篇論心形神靜和躁蕩相因確有至理禍福篇論懼敬喜驕默爲轉移凶吉祥妖由人自致皆足爲千秋炯鑑警省之切勸戒之殷至讒毀篇升菴謂與屈原卜居駱賓王討武曩檄韓愈原毀並傳則予亦無異說也



讀無能子

避亂隱居箸書不出而以無能自名其果無能耶明道先生  
賞其文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崇禮教而外世務則  
推崇至已今讀其說文王說宋玉說商隱說嚴陵一問一答  
代古人立言能曲曲傳出古人心事雖有過於激烈過於唐  
突處卻合當日情景爲呂望屈原四皓嚴光增其身分筆墨  
故自高人一籌至說鳩一篇蛇不自知其毒而以鳩爲毒鳩  
亦不自知其毒而以蛇爲毒鳩怨蛇之有心嚙人於是乎人  
畜吾以刑汝而曰吾之毒汝之毒而曰持兵殺人罪人不罪

兵非吾之毒而曰吾無心毒人而爲人所用吾能自全不似汝盱眙草莽以伺人是爲有心之毒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非說鳩也蓋說人也無能子其殆無乎不能耶

讀譚子

譚景升化書世傳爲齊邱所作史云景升以化書授宋齊邱屬爲序之行世齊邱乃醉以酒裹以牛皮拋之江中爲漁者所獲景升方睡未醒告漁者以奪書之故遂有線作長江扇作天之詠其事甚奇然則作書者正不可孟浪向人求序也且以予所聞盜書者亦時時有之特不至如醉酒沈江之甚

耳今觀其書出入於孔孟黃老之間卓然自成一子予最愛  
其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二語爲得崇儉  
之旨其道化篤說虛神形氣而攬入道德仁義刑禮忽然黃  
老忽然孔孟未免雜而不純似不足以云化也

讀文中子

王氏一門六代著述宏富曰時變論六篇曰五經決錄五篇  
曰政大論八篇曰政小論八篇曰皇極讜義九篇曰興衰要  
論七篇惜其書不傳於世至仲淹陳十二策不用退而講道  
河汾從游者千人見於書中者爲董常薛收靖君亮裴晡房

玄齡叔恬王孝逸楊素劉炫魏徵李播程元李靖溫彥博賀  
若弼杜淹繁師玄賈瓊姚義杜如晦竇威四篇之中已見二  
十一人嗚呼可謂盛已仲淹學聖人之學道聖人之言析理  
性辨邪僞陳王道傳絕學衡事隲古精當簡要卓然爲一代  
名儒足傳洙泗之統苟與揚非其匹也而伊川猶以仲淹云  
徵所聞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謂心迹之判便爲亂道毋乃  
太苛歟

讀天隨子

野龍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甘於勞勞而笑叅者

齷齪以爲同形異樂逆知其必爲夏后氏之醢也而掉尾以去魯望唯能自適其適故不爲人所擾耳寒泉子勸秦惠王用蘇秦不見聽遂教之殺蘇秦寒泉之爲秦謀者可謂至已卒弗見聽退耕於鄙趙封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魯望詩人而文筆縱橫馳驟若此足徵其學識淵茂機杼在胸未肯隨人作計正不僅以詞章顯也而惜乎其爲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也

讀鹿門子

原化關佛教原寶重農政原己傳心學隱言則宗聖訓斥怪

力亂神導民則揚君道崇仁義禮智信聖裨尹惠二篇議論亦復正當不易足與天隨子相抗雲間鳳毛匪襲美誰爲追逐耶獨天人篇曰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又曰聖人非修而至語意自相矛盾殊不可解震川錄之商素菴旣指其非而又謂脈緊語新可以取節誠不知其何所取也升菴擬之關尹亢倉嬰劉向謂其隱書寓意深遠似亦太過耳

讀元真子

天帳地壇肉霞酒雨雲舞風歌汗露氣煙以及骨石毛草肉土脈泉怪哉無涯辨伯之言乎祇卑自私曰朕之地神尊自

私曰朕之天靈荒自私曰朕之空孰是其爲飄輪耶孰是其爲湫盤耶孰是其爲紅明瓊衢耶茫唐濛洞無內無外無西無東孰是其累月爲中道主耶先天地不見初後天地不知久坐而遊之豁乎包乎卧而泗之廓乎堅乎泛然飄飄孰是其爲退還之所耶不同翰林殆神仙中人耶不然何以聞無涯之言而箸於篇直俯視乎造化之亞而上探乎造化之元讀來子

來鶴何人乃敢貶仲山之祀尊子雲爲素臣悖謬妄誕莫此爲甚以之入選乃知嗜癩逐臭者其人固別有肺腸也至論

才之小而曰材小爲貴材大爲累不平之鳴憤激太過要無足取蘭蕙叢中忽生蕭艾則芬馨爲惡臭所掩蠶蝶紛紛引避矣君子與小人涸迹顧不區之別之而乃兼收而並蓄之辱蘭汗蕙九畹幾與糞壤等是藝苑之祟也是文同之灾也是學圃之蕪而情田之稗也願爲園丁鋤其非種者

讀文泉子

劉蛻山書自謂辭謬取而讀之信然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微子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般民驚矣



二大車之不一  
卷一三  
抱祭器入周反覆思之不解所謂也始皇焚書乃謂天與秦  
則書存不與秦則書亡秦終無自焚之心強詞奪理顛倒是  
非升菴顧賞之曰自創一意自立一說可謂超然塵外吾不  
見其超唯見其謬耳深山之中淪落不偶箝口結舌與世無  
爭乃足鳴高也奚以是嘵嘵爲

讀協律子

李習之論性與昌黎齟齬而交誼則篤昌黎貞元中依張建  
封於徐未知所去就習之以書勉之入京師昌黎復書謂其  
能愛我重我詞意周摯習之固能知國馬者也亦能知駿馬

者也且能知國馬之犯而不較駿馬之過而能改其身則馬  
其心則人也彼蓋有慨夫恣氣乘人之人與夫不能容人之  
人求其所以爲人而弗得也於是直斷之曰人皆以爲人乘  
馬吾則以爲馬乘人馬誠君子哉國馬可法駿馬亦可師以  
形骸爲人者胡弗若以形骸爲馬者之尙有人心耶嘻笑怒  
罵至斯極已吾意昌黎當時見此文必賞之

讀靈璧子

文人不能詩者詩人亦有不能文者能文能詩乃得謂之  
全才羅昭諫以詩名而文亦卓犖可誦其論損益也主於君

德之儉奢其論厚薄也視乎存養之得失其論理亂也歸於  
文武之德威其論同異也決諸將來之禍福其論愛憎也衡  
以在上之喜怒鏤心刻骨抉隱探微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  
未曾發而命意布局一綫到底整齊之中又復生動足稱江  
東大手筆正不得僅以詩人目之也乃不過於唐僅遇吳越  
抑鬱牢騷見諸文字洵可悲已

讀次山子

冷雋通峭簡古宕逸有莊老機鋒而能別開生面妙矣哉道  
州文筆也時化世化篇過於傷時亟於救時深於憤世殷於

維世其四規則心吾心處吾處出不苟出戲不苟戲非有道者其孰能言之天下尙圓尙曲而公植喜方元子善圓叔盈全直元子苟曲借人形己仍以惡圓惡曲名篇雖語涉滑稽而其中實有至理在焉通權達變不滯於物道州之漫其果漫耶其不漫耶吾將訪諸回山之巔

讀東萊子

講道學者不必皆能文章蓋斤斤說理字斟句酌而出之則筆不敢縱氣爲之衰意不能宣機爲之阻非失之沈悶晦塞卽失之迂腐繁冗不足以言文也伯恭南宋大儒以中原文

獻闡伊洛微言倡道金華一代宗爲山斗而文筆之縱橫恣肆排異雄健實從戰國策得來彼老頭巾輩伏案呶唔墨守程朱者終身烏得望見之耶真西山尙譏其博學多識不知守約試問夫子之文章貴博乎貴約乎必有能辨之者

讀堯夫子

伊川惜堯夫抱內聖外王之道而無所用於世蒙謂堯夫精通易學闡先天之旨以牖啟後人志在傳世故不肯用世正其身分高處亦其學力定處設爲漁樵問答由淺入深明體達用而極之於意言象數推闡盡致實爲義經功臣繼往開

來以言教者又何殊於以身教乎至觀物篇抉出天時聖經之相爲表裏見得到說得出襟懷放曠八達四通名儒大文一時無兩焚香靜坐繙帙雜誦使人道義之心油然而生覺諸子卑卑無甚高論已

讀橫渠子

朱子以西銘譬奕謂前一段如棋枰後一段如人下子有直劈下橫截斷兩種道理予性耆奕因朱子之評卽以西銘作圍棋觀反覆玩之確然不謬乃知古大儒名物象數無不周知用能卽此例彼卽小見大心思如源頭活水觸處流通絕

無滯機絕無呆相其善譬也其妙悟也其取證也其會心也  
不然奕自奕西銘自西銘絕不相涉乃強作比擬焉彼世之  
讀死書者烏能見及此哉

讀長春子

以怪名篇非語怪也欲去怪也上篇言釋老之怪下篇言詞  
章之怪釋老之怪忘其宗祖去其父母離常業裂衣冠習夷  
鬼爲可怪詞章之怪盲其目聾其耳不見不聞周公孔子孟  
軻楊雄王通韓愈之道爲可怪去其怪以歸於不怪崇尚道  
德禮樂誦習詩書易象春秋反乎大經大常而入乎至中至

正夫何怪之有哉石先生之言持論甚平而文筆矯健迥超  
凡俗特痛詆楊翰林未免失之太過耳

讀草廬子

疑道篇水器之喻以明道與人合說理不腐無語錄氣剖晰  
明當可補中庸苟不至德二節注疏幼清學士自少用力於  
聖賢之學著述數萬卷磨研六經疏條百氏斯文自任爲有  
元一代儒學正宗足以傳子思之教雖未見其全書而讀此  
講道之文亦可知大儒德性學問存養既深進修靡已馴至  
於廣大精微之域而猶孳孳不倦以蘄達乎高明中庸而溫



之知之敬之崇之然後禮全而用博也要非擬之於道不爲功

讀道園子

克己復禮有實在工夫顏子之心齋坐忘貧不改樂與程子之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皆是克復以後景象而當其用力之時則終食造次密之又密豈鹵莽苟且之人所能竟其功也劭菴先生三歲卽知讀書爲草廬高足弟子今讀此篇言簡義賅一空理障將往日孔顏授受與周程指點情形一一爲之傳出蓋原氏剛制僅爲其難而見獵心喜賢者不免迂生

曲學識此者誠鮮已卽空談性理僞託中庸者亦烏能測其  
涯涘哉

讀郁離子

解大紳吳獻臣馬負圖三評推尊劉文成所箸一則曰喻焉  
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一則曰天下後世若用此言  
必可底文明之治一則曰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  
如五穀之必療飢今取震川所選十篇讀之製局規仿劉子  
政說苑新序寓言十居八九警醒透闢尺幅中具有千里之  
勢微特指陳得失利害可作朝廷金鑑卽以文論亦足追蹤

秦漢俯視金元寶堪弁冕有明諸子而爲開國之元勳也惜  
卷尾尙有龍門子問心一篇僅存其目他日當訪求別本補  
墨之光緒初元自二月初二日披覽至三月二十二日竟三  
十六卷夢園子記

余嘗得明人所刻諸子彙函二十六卷讀之喜其搜采廣  
博頗多觸發新意撰爲是編繼訝其自用秦諸子外餘四  
十餘子命名新異而所言類多他書所已見者因取其文  
詳考之方悟其剽襲秦漢以來古書數篇益以唐宋人文  
集及後人僞撰之書臆加子名託爲震川所選以眩世耳

念既棄日力於此思正其失乃自識其誤於後用闔百詩  
古文尚書疏證自駁前說例也夢園子又記